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說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尚書說卷五

周書

宋 黃度 撰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古說三監管蔡殷非也蓋以監為諸侯各監一國故亦以殷為監非也王制又以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非也使大夫監諸侯秦漢間事非三代令典周官建州牧牧州伯一州一伯最長立其監為卒正連帥屬長位皆居牧下而稱監言有所監臨也設其參謂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者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謂之天子之守尊王命也豈以監其國哉然則管蔡霍為三監

監殷者謂為屬正連帥使監殷民也大誥專為黜殷而作序謂事起三監指三監為叛首而武庚遂因以叛殷周為當黜也湯伐夏遂黜夏命武王代殷不黜殷命因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固以為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不可以為典常故武王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為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天將興之則雖周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為天下之公也天卒歸周未嘗改命武庚為亡國後而弗克畏天悄怨妄作蓋嘗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為亂是豈得復存哉天命去就之際常人不能識而又其叛連三監故人益以東征為難耳或曰武庚於周為讎得間稱兵無乃亦可乎曰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讐當復其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讐讐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為天下誅殘賊而可讐乎武庚能從父於

死則可旣受周封爵而叛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黜殷當由天子行之故序稱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與

伊尹相湯伐桀同辭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武王之喪未除周公位冢宰總百官其號令天下則必以王命若順猷道言黜殷不違於道也黜殷當與天下共之故大誥多方及其治事之臣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弗弔古不幸之辭詩不弔昊天弔至也言人事不至而得禍於天也割害降害不少謂武王崩延長弘大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而服

之文武受命其大歷無窮竟所謂天之歷數也然吾弗能自造於明哲以迪民康而矧敢自謂能格知天命格知知之至也黜殷興周皆繫天命故首稱此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止歎辭天道誠難知譬之於涉求濟而已數布賁大或曰賁飾謂潤色之也布大事布文武受命此乃為不忘大功武王崩天實降威用憂懼我是亦有以通之而豈敢閉塞之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寧王古說以為文王而中篇稱寧考則武王也武王有輯寧天下之功故稱之曰寧王武王繼文王之功而伐紂令成王繼武王而黜殷故其後稱考室父菑皆謂當有克家之效也則寧王為武王為是武王以其大寶龜

遺我使繼天明而即就其命其占固嘗有預見之辭曰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得寧息是則武庚之叛鬼神嘗告其事矣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越於蠢動於此果有動者龜告驗矣腆小貌或曰厚言小厚而思變也殷之小腆乃大敢紀其統叙謂以紂承帝乙而武庚承紂也紂喪國誅死不當承宗廟武庚受周封爵天降威武王崩不幸而三叔流言武庚知我國之有疵瑕民不安乘間而起自謂當復其先業而反鄙我周邦鄙猶薄也文武威德誰敢薄之武庚必有醜周之言或曰以周為邊鄙蓋欲自據東土也自文王獻洛西之地商人蓋鄙周於陝矣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今日與明日也獻賢也

令動之令翼曰民之賢者相繼有十夫翼佐我言其識高見早也敉撫也用以往撫定寧考之以武事所圖功大事〻兵也我有大事必休美矣於是卜之而并吉本人謀也僉勝曰乃并是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尹正古者以官氏武庚為周逋亡播越之臣正其罪必當伐而爾諸侯君臣無不反曰其事艱大武庚挾舊國之資乘管蔡睽離之釁用蠻夷連衡之勢東征誠艱且大矣而況武王誅紂立其子今將黜之動天下觀聽此亦其艱者又民之不寧實自王宮邦君室王宮以親言也邦君室謂管蔡舉國應啟也考成翼敉於

予小子自成敬而不可用師害昌事既艱大故以為王何不違卜也如諸侯之言豈惟厥不可征雖三監亦不可征公將不利孺子之言彼固自以為忠也至親骨肉自以輸忠王室而其是非未可盡見乃不能成敬以輯睦之而諆動干戈誠若有所未然者周公以為逆黨已合山東搖動傾危王室火燃頭目之勢救之豈容少緩三監雖親以誣為忠懷私未論起釁召禍實為叛首是必當誅無可言者武庚作賓王家與國咸休乃其道也而紀啟鄙周豈復可存哉此周公東征定計民獻贊之卜筮成之為不可易者諸侯國人其言亦非無理故於此盡異同之論焉大誥無一語及三監為親諱不忍言也夫子書序乃表出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故今我沖人以爾邦君上下之言長思其艱將言而嗟歎之言之為難盡也東征信騷動鰥寡甚可哀矣此役予雖造之而奉天意故謂之天役然其事誠大乃以遺我其勢誠艱乃以役我是皆在朕身矣卬我於我沖人不我自憂言不以我自憂為能濟也實尚義爾邦君及爾羣臣期之以義故曰義爾邦君蔔為此義必且綏安我而言曰無慎乎憂言無大自苦也不可不成汝寧考武王所圖功如此則必能同心協力濟吾事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替廢予不敢廢天命天美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何自而知天命哉武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茲命

今天輔相我民矧我亦惟卜用而汝乃使我違卜豈所以綏安我乎天明可畏輔我之大夫基業卜必不可違也古人敬鬼神信卜筮惟其誠也本之於人謀協之於鬼神無本則誑不協則肆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天意人心本不相遠耳惟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王之勤何如哉閟毖皆慎也閟有護惜之意極終卒竟天猶閟毖我周成功所在而我豈敢不終竟武王所圖事哉武庚能率由典常則無他事矣而方反側如此其事誠未竟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棐輔忱誠故今我大化誘我友邦君而方尚辭為不得已矣然其辭皆誠合天意故天輔之天又考之於民天人協

從則我何其不於前寧天下之人圖功之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亦惟用勤勞毖慎我民如疾者之不忘起則予曷敢不於前安寧天下之人所受天之休命而畢之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往順來逆順於往昔而朕日月其逝矣猶言往事非吾所及也今事之艱不惟言之而又曰思之正如其父作室已致法言經營之有其緒也堂基而其子猶弗肯堂其肯構立屋乎又如其父已菑發其田田一歲曰菑謂如菑除其草也而其子猶弗肯播種其肯割穫

之乎翼敬其父敬矣待時乘勢惟曰不足而遑自暇逸乃謂吾有後能弗弃基業留以遺之乎凡其事之未竟者惟後之人自不能已也故今我何敢不於此撫定寧王受天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譬若父兄之子其友伐之凡人則養其勸心而不救同室則被髮纓冠而往矣勸勉也當勉而養之言不致其力也在民則可同室則不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故今也猶曰及今以往哉爽明邦論之明實由智哲之人亦惟是十人能蹈知天命可以明邦矣卜而得吉則於天為輔誠人謀雖協卜之

不吉則天不輔也康強逢吉作內作外用靜用作皆有常法令謀於賢者而協卜之以祈天心而吉於法當從而反使我違卜豈非易法乎而況天今降戾于周邦武王崩王業未終而惟是大艱在人大若比鄰之胥伐于厥室將覆棄其家其事急矣而吾將征之以救危亂爾亦不知天命之不易而反欲違卜乎友伐厥子固為戾矣鄰伐厥室殆又甚焉故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我長念曰天之喪殷譬若穡夫除草未終畝矣予何敢不終之武庚能知天命約已敬慎以承餘業尚庶幾能協武王之意而自作不靖以速其亡除草終畝夫豈當恤哉黜殷定王業是為天休美武王見於蓍龜者予何其極卜而敢弗于從乎極

盡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詢謀至卜筮而盡故曰極卜大封于韓齊魯燕管蔡布在侯衛武王又嘗欲作洛是為有指疆土矧卜之并吉其敢違之哉觀此及武庚鄙周之語則當時議論似有欲并棄豫洛以東者矣如當時事勢搖動震驚非文武之盛德周公之善應變山東誠難保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僭差卜陳陳其卜之得吉也眾人揣度事勢故以為艱大而不可征周公憑藉前烈審察天命故專陳卜吉以為當必征古人作事反覆議論窮盡事理皆如此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為宋始祖而代殷後使祭湯宋國在應天府宋城縣商故亳都之畿內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呂氏春秋曰紂母為帝乙妾生微子啓及仲衍及為妻生紂帝乙將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周公稱微子曰殷王元子則太史之爭非也一人之身而分妻妾豈有是理太史之爭當在立妻時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崇德象賢古之道也統承先王故使修其禮物以奉其祭祀古者父為天子子為士其尸服以父服故二代之後各行其禮樂有喪拜焉有事膰焉待以客禮不純臣也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識天命者可以言此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淵深除其邪虐謂革夏也功大德盛當百世祀之有

不敢盡言之意焉懼傷微子也使立湯廟以祭湯而殷之先王歲時合祭之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嘉汝之德謂宜篤厚而不可忘 上帝時歆下民祇協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宋夏郊鯀商郊冥而杞之郊禹宋之郊契則時王之命也契配天非克歆上帝則莫能承其祭於周為不純臣則必以忠孝敬協其民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尹正二王之後爵皆上公與三公之九命作伯者同其禮秩齊尹東海宋尹東夏皆上公也上公尊内外一體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訓命訓之

辭數布之勿過服司服所掌命典命所掌微子上公九命其服自衮冕而下微子助祭則服黼冔朝饗則服衮慎言謹也皆有典常不容不謹率由典常則有蕃屏之功烈祖湯弘大湯德以律其所有民律言以法度整齊之也湯伐夏救民天命去來何容心焉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不央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武庚為無以律之矣綏安毗輔必使世世享德萬邦承式則於我周為無厭斁尹此東夏故言萬邦承式杞宋一體杞逐微弱不振宋歷春秋為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為有傳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唐叔成王弟名虞封唐今并州迎周公歸以嘉禾示意書亡得禾事當在風變後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陳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管蔡皆用兵克之既遷殷民遂以其餘民封康叔孔氏曰康畿內國名於是封衛侯使監冀州梓材曰王啓監是也康誥告以德刑之叙使推明文王之德以監臨其民也酒誥嚴淫湎之禁其事於當時為急也梓材治道貴有終也衛國始封為朝歌地衛州衛縣也今并入黎陽康閟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營洛之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洛誥三月丙午朏戊午社于新邑其明日己未

始生魄諸侯各以其衆至喜恱供事故曰和會侯甸男稱邦言以國典供王事也其事詳采衛略故召誥用書命作亦止於侯甸男邦諸侯百官各播其民和會之意由士以上皆見于周百工以役言也周官鄉自比長而上至族師遂自里宰而上至鄙師皆士也民不見不為臣不見也勤勞求之洪亦大也洪大誥治道使治殷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王順康叔之賢命為孟侯孟長也為冀州諸侯

長也周公將申告教之意故自以其屬稱之曰朕其弟小子封封康叔名自此已下皆周公之言必以王命誥者事體也必紀周公之言者事實也康叔封衛周公固以告成王矣周公入而告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者史畫記載之自古未嘗有七年攝政者亦未嘗有主少國疑之際而以其身任天下國家之事無一不為者非成王能知周公之忠非周公能承文武之艱難祈天永命不可一日無緝熙之功則安能為此此皆非世間常有之事故史官自一話一言無不紀實以為天下後世法丕大惟汝大顯父文王克明德慎罰明自明也明德慎罰本末之叙也不敢侮鰥寡慎之至也庸通也常也聖人之道雖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而須臾不可離也祇祇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威威德威惟畏也顯用也凡此皆所以明民使克綏厥猷也肇始也言文王用是道以造區夏始不過所統率之國一二邦以修而已久之莫不皆修故西

土惟是依怙冒被文王之德聞于上帝帝美之乃大命文王以殪戎殷之事而大受其命以王天下所謂受命作周也殪殺也戎兵也大刑陳諸原野小之不侮鰥寡大之殪戎殷皆明德慎罰也於其所統庶邦於其所治萬物無非惟是敘者汝寡兄勉而行之故令汝小子封得國於茲東土寡凡周公自稱孤寡不穀之義

王若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念哉念之不可忘也遹述也令此民將在汝敬述文考之事繼其令聞服行其道德之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國惟殷土未蒙被然其聞譽固已洋溢矣是宜繼紹而服行之汝

往之汝國必布求殷先哲王之保治斯民者殷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可求也汝又當自期於遠大惟商之老成人師事之以宅心知訓別求所聞用古先哲王堯舜禹湯之安保斯民者凡此皆所以恢弘天理而順於德以寬裕汝身夫識量淺狹則不如此身之可與天地參也聞見雖多而不能體之於其身則非所以協於克一也汝能如是則誠為念之不廢常在王之所以命汝者矣敷求偏求之也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克宅厥心則知訓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心安在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恫瘝病記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故凡民之痛苦疾痾皆於乃身察之其大要則在乎敬而已天之威可畏而所輔者誠也民之情大可見而難保者小人也今汝往必盡乃心無自安好逸豫其專務治民自安好逸豈能盡其心哉我聞於昔之人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大怨小皆為失人心耳故必順其所不順勉其所不勉以遠於怨已乎汝惟小子乃能服行此則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居天命作新其民殷民迪屢未同天命為未定也殷多士將遷洛其遺民在殷者康叔實統治之誠使仁漸義摩無一夫阻隔王化豈非弘王應保殷民哉誠使天之佑周者不肅繹而殷民亦遂日遷善遠罪而不知豈非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哉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皐陶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其辭之詳者也敬盡已心明盡物理而後罰為可行典法式用罪小不可不殺非惟其盡當殺也或輕或重亦各以其罪耳死人之所矜今至於殺亦不赦以見法之為必行舉重以明經也既道極厥辜言以理窮其罪狀也事之似是而非為難察故適遇者加詳焉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有敘言有本末也舜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即此敘也汝大明其德而服行之則民勑正而勉於和去惡如去疾示

之以好惡也故民皆棄咎而遷善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是故周民之不為則民安治此其叙為甚明也刑不得已而用之要為奉行天討吾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劓刵輕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劓截鼻刵截耳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刵椓黥劓刵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人刑未見所據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非其國事諸侯之以獄請者今謂之讞是也臬射的也孔氏訓為法法之為臬者言議法如射之有的必求其中此因物立義也臬讞音近漢以來稱讞獄恐今人緣義而易歟或曰闑讞音同讞為闑闑門梱言有限節也自侯國上監牧自監牧上朝廷有限節猶闑也案周官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詰謂詰其不如法令者若漢行春使者舉究獄也布憲詰禁通乎大司馬之職而大司馬條于建牧立監之下又以康誥參攷之則邦國之獄請于牧監牧監裁決之為足證也周公謂康叔汝所統國猶以獄請汝陳是法以司察其所監臨之衆此殷罰之為有倫者謂之殷罰其事始於殷也又曰屬上之說而史略其文也猶曰又若要囚蔽斷之有期日則亦為殷法之良要囚死獄之要節也服膺念之自五六日至十日又至三月而後大斷之周官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又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不使造次立斷而為之期服念之反覆求其情理而後大斷焉言其慎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彞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彞上汝陳時臬司師丕蔽要囚二語也臬蔽為殷常法而必當用其義刑義殺次就勿用以就汝也獄情輕重可以遷就不由義斷則害治矣正使汝陳臬蔽斷皆順是敘則亦曰未有順事誠恐猶有逆於理者也如此則其心廣大虛明無所偏倚必能制義矣周公因四方和會大誥治道而建康叔為庶殷長則以其心人未有若之者而周公之心與其德康叔實能知之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自此以下皆陳臬罰蔽之大端也暋強憝惡凡民之寇盜攘竊為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強不畏死者人所共惡之皆得討之朝

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孟子曰不待教而誅之是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猶為大憝而況於父子兄弟之相賊害者字愛也長幼之序天有顯道鞠養也父母遺體為可哀也弔至惟人之至於不孝不慈弗恭弗友豈有不於我為政之人得罪者天與我民五常而大泯亂之得罪宜矣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

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泯亂民彝速用文王所作罰刑此必無赦戛轢也以其不率典常陵轢德義是固當刑之然此凡民也況惟外庶子訓人之官言外者對下文家人也庶子周官諸子掌教治國子諸侯異其名稱庶子正人長官周官小臣上士掌王之小命王燕出入前驅又有內小臣奄上士掌王后禮事正內人禮事掌王之陰事陰令諸節閽寺內豎限節內外者乃皆別異條品播布敷施政化作民而立之風聲今乃弗念厥職弗庸厥道以病其君吏奉君之法以治人者也而出禮麗法則君病矣引導也是方導民為患而豈能化民成俗乎固不憝夫人而得治之也惟朕憝非王莫可治也諸侯之臣功罪王誅賞之臣工曰王釐爾成庶子為稱首教治國之子弟為功也特出小臣諸節內外正位關雎鵲巢之感由此出也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已止也事止此耳過此則有難言者矣吏弗念弗庸瘝厥君速用此義率殺之非謂盡當殺亦舉重也民稱刑吏稱殺輕重可見雖然事猶當知所自始也則亦惟其君其長不能于其家人言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夫不能于其家人故於其小臣及其外正長官崇尚威虐大廢放王命乃不用德治民是以其民强暴姦宄廢棄典常弗克用乂以至于此元惡大憝人皆得治之泯亂民彝戕人治之吏導民為惡王治之惟君惟長而不能厥家人逆使諸臣廢放王命不用德治其誰之咎哉此所謂難言者也大抵康誥論德刑之敘推其極必使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本末先後昭然可覩其言蓋與三謨相表裏自外而入者小臣也自內而出者亦小臣也故兩見之汝亦罔不

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亦宜自反無不克敬典常用以裕民裕寬舜命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惟文王之所敬者敬之其所忌者忌之乃以裕其民曰視我為法我亦庶幾能有及於文王則天子予一人悅懌汝矣勉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爽明明也明者非自明而已也所以明民也迪蹈吉善康安明民則能使蹈於安善故我於殷先哲王之有德能用以安治民者起而求之大雅曰世德作求況今民無能蹈道而皆冥行不能有所適夫不能迪民則為無政在其國矣此王自謂未能乂殷民故其下有天罰殛我之言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予惟不可不有所監觀而後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言德刑之叙古先哲王莫不可監觀也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其何能行罰之行由德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夫是之謂行戾止也民之不盡由其心之未有所止也訓迪雖數而猶未齊同為君師者實任其咎天之明必且罰殛我我實不能其又奚怨凡罪雖小且寡無不得禍罰而况顯聞于天乎湯曰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夫天子奉天道而不克若天天罰之不敢怨諸侯奉天子用不克人民天子討之而又何辭焉此終不能厥家人義故其下曰不汝瑕殄又曰無我殄享皆此意也此不惟告戒康叔凡庶殷君長皆感悟之王曰嗚呼封敬

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不慎厥德怨之所由作也謀必可用必可常凡所斷制必於是誠致其廣大而敏於德敏日新也康平易也顧省察也遠使可繼也優柔而使自得之各止於其所止裕乃以民寧也如此則不汝瑕疵殄絶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惟命不于常汝必自念此無使我殄絶汝享王室是頼而殄絶之豈吾心哉汝當明此服命康叔侯伯七命其服自鷩冕而下爲牧則加一命玄袞及黻皆有典章明明有德也五服五章也高乃聽則道德仁義之言日聞推之以安治民其則不遠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誥汝乃以殷民世享告戒已盡又順道而申儆之其大要則在於勿替敬典一語而已告語不過如此惟汝能聽我則遂為衛太祖以殷民世享前曰無我殄後曰乃以殷民世享戒勸之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殷民化紂沈湎于酒周公使康叔禁之特作書謂之大命見其為戒令之大者也妹沫古字通沫水在衛之北沫邦紂都庶殷無不嗜酒而風化始於紂都故使明大命于此衛詩既變淫俗復作桑中所稱沫鄉是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其次第為穆故詩書稱文王為穆考武王為昭考周之王自文王為西伯始故曰肇國在西土毖慎也庶邦文王為西

伯時所統治之國也庶士庶邦之臣也少貳正長御治也文王為西伯誥教其所統治庶邦之庶士或少或長凡治事者使戒慎朝夕不廢惟曰祀則用茲酒文王為西伯禁酒之令行於庶邦則三代牧伯之職為可見焉羊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秫麴為酒自天降命也肇始也言其開端我民實惟元祀元大也謂天地宗廟之事自是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雖庶人亦用之人不勝嗜慾而沈湎以滅天理天降威罰於人由其大亂喪德亦無非酒淫佚之行於小大國用喪亡亦無非酒惟迷亂之罪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幼少之稱必自其幼

少教之而後能成其性此謂士大夫子弟也正董正事作而行之彝常也士大夫子弟世業將有正有事而常酒就樂何以在此遐乎文王誥教國之子弟推之於其所統治庶國使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德無酗不及亂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惟曰稱其所以教民者也上之人無彝酒而後教其民者亦惟是也臧善我民教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則其心善能聰聽祖考常訓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雞豚狗彘之畜皆土物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奚暇乎他慕哉於其小知大受雖不同量而必皆質樸淳龐若出於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文王之教庶殷

未霑被也故汝明大命必自妹土始使其民嗣承父祖竭股肱之力其心純一藝黍稷以事父兄農功畢始牽車牛遠載賈鬻以所有易所無用孝養父母慶善洗潔腆厚也父母善之乃自潔厚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庶士庶官皆有長故曰庶士有正伯亦長也庶伯君子謂孤卿也以德遜進長於其國其爾常聽朕教羞進也爾大能進德為國者耇尊禮於其君君飲食之而得醉飽大惟曰猶言其大者如此也爾克長觀省有所興作必稽于中德酒不能廢也祭享讌則旨酒不可嗜也歌舞興則禁皆

非中德也作稽中德則能保其祿位爾尚庶幾能進饋祀於其祖考以介景福用逸飲酒自介用逸對上飲食醉飽謂以君饗燕則飲於家祭祀則飲如此乃信惟王正長御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長不廢忘在王家周公禁商人淫湎教其民以孝養之飲教其士大夫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於業士大夫能進於德而羣飲之樂不足與易之則酒令行矣夫必樂乎此而後躭乎此也苟無以趣之而强禁之民不從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我文王能輔往日邦君與其治事之臣及小子令尚能用文王教不厚于酒故我至于今能受殷之命亦由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我所聞惟曰昔殷先哲王蹈道畏天顯明小民經常常厥德終始惟一秉持哲智緝熙光明能成王德使四海咸仰敬畏輔相能自得師惟治事之臣其修輔又皆有恭敬之德故其君不敢自寛暇自安逸況敢崇尚飲酒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邦伯諸侯長同官為僚尹其長也亞其貳也服服其事周官宰夫旅掌官常以治教者也宗工大臣也外服諸侯統於長内服百官統於宗工於百官族姓與致仕里居者皆無敢湎于酒不惟不敢而亦不暇惟助成王德使光明顯大於尹人祇辟尹正祇敬辟君

助王德顯而後正人使敬君奉令君正莫不正也殷先王畏相御事修輔有恭故不敢暇逸崇飲殷諸侯百官惟助成王德顯正人敬君不惟不敢湎而亦不暇其君臣當務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我聞亦惟曰言我又聞惟如是也嗣王紂酣樂其身其命令無能顯民使得敬保其常性而于斂怨

不復可變易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常用燕樂喪其威儀盡痛意民慼其亂亡無不盡然痛傷而猶惟荒躭厚于酒息止也記曰遊焉不能不息而好樂大荒則甚矣故紂不惟自息乃至于逸其心疾很無忌憚雖死不畏紂心豈獨畏夫人哉酒變易之酒之禍大矣辜在商邑言罪人之所在也罪起商邑於殷庶國與之偕滅亦無憂懼言遂喪天下而不悔也弗惟德馨香祀使登聞于天大惟民怨咨庶羣自酒言小大以之其腥穢聞于上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其罪惟逸而已速召也天豈虐民惟民自召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不若茲多誥必有所監覲乃為有徵水監監形妍媸民監監國存亡撫安殷用酒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求安於是哉

予惟曰汝劼毖殷

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固毖慎獻賢也固慎猶曰秉心致敬也周公教康叔敬禮殷之賢臣與其侯甸男衛之賢侯上言殷諸侯百官皆能助王德顯尹人祇辟故此教康叔敬禮之周官太史掌典灋則之貳辨法者攷馬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内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受納訪掌書王命侯國設職槩此可見習典章識故事博物洽聞故天子諸侯皆以為友百宗工百官宗工也爾事爾事之者也服休任道者也休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師氏保氏之屬服采任事者也射人太僕之屬射人太僕皆法度之官射人掌朝位射法太僕掌正王服位皆事也記稱射人師僕人師則皆有師道事之者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師事之臣有賓友之

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若順疇誰溥迫迫切之諫爭風厲之謂也宏大也圻父司馬掌封圻之稱農父司徒掌民之稱宏父司空掌事之稱司空掌事以大名者使民非小事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三卿若疇咨訪道德迫違糾正過失若保順而保其身體皆安定其君者也周公教康叔秉心致敬以尊禮殷之賢臣與其賢佚況惟所當賓友太史内史與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乎矧惟所當師事服休服采者乎矧惟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三卿定君者乎矧惟汝又能正身率下而剛制乎酒乎一一墮於佚凡土諸事皆不能為故必本之於其身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尊賢修身其道略盡而後須酒禁焉敗禁亂俗皆由淫朋故羣飲法特重無遺佚盡執拘周寘之於殺因事為制也予其殺未必殺也猶今律之當行處斬也康叔得專殺而歸之京師蓋猶有輕重之

權馬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羣飲當殺又惟殷之迪蹈諸臣惟工于沈湎之事所從來久其或未嘗受教令詿誤適爾則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太宰生以馭其福不殺而生之福也有此明享其福必且能自新乃若嘗訓教之而不用我教辭是弗復恤念我一人蠲潔也弗潔猶弗屑也弗屑汝行事惟終青是同于殺猶令律不分首從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毖慎司察汝當聽朕而敬慎之其可勿辨乃所司察之民而使湎于酒乎適爾非終則教之惟終則殺之所謂辨也

梓材刈穫而後田功畢塗塈茨而後作室之功畢丹漆絢飾而後作器之功畢治道必有終也文王之化

自北而南行乎江漢之域自洛以東未漸被也今康叔分殷而治誠能勤用明德刑不施而姦暴止酒不禁而淫酗革先後迷民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治道終焉此名篇之意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家邑之民與夫治民之官臣於家者也以厥臣達王卿大夫士臣於諸侯者也諸侯之卿大夫皆大家也諸侯之卿大夫之情故常患其隅絕不得達王而家邑臣民之情達家亦患其不能達限節相臨勢使之然也諸侯能以其家邑之民與其臣之情達於大家而又能以其國之卿大夫士之情達於天子合上下之體而聯屬之此三代封建之盛意也而夏商之季大家已梗盤庚遷都其胥動浮言以撓上令者大家也尊紂為惡朋家相滅遂至於亡者大家也殷既為周而迪屢不寧蓋久而後定者亦大家也馴至于春

秋之末其事轉乖陪臣遂執國命三桓子孫浸以微弱家臣之禍乃至于此周公為能見其幾矣周公既作洛遷殷民自治之又使康叔為庶殷長治其不遷而留者梓材論治道之所終首言此使康叔知治體而救其患馬康叔封衛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汝康叔順常道於是曰我有師師則國之三卿與其正長旅衆也師師言其風聲氣習相慕尚也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今其言曰予無厲虐殺人亦豈不由其君先敬勞其民故其卿大夫士往亦敬勞其民故其往而姦宄殺人歷人者宥之則亦見其君有以戕敗人獲宥者而效之國之三卿與正旅之大夫皆大

家也其為善為惡固相慕尚然無不由其君身率之者紂為天下逋逃主其民好草竊姦宄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其遺俗宜有存者故周公特舉此虐厲殺人與縱容姦宄使為民患民之情或不得達皆亂之道也使康叔加之意焉歷人過缺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王之啓監司察其治為民而已民當使胥匡以生必曰無相戕賊無相虐害至于人情易忽之鰥寡至于人情易乖之妾媵當屬于其婦者皆能和合含容之王亦宜責效令邦君與其治事之臣其發號出令果何以誠使能長養民長安民則古王設監不過如此辟法也民不犯有司無所用刑戮是為治道之臧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

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稽察也自種至刈皆有候察之必詳勤勞敷布也菑除草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若作室屋勤立垣墉必塗墍茨覆蓋之若梓人治材為器勤樸治斲削必當塗漆丹朱事皆有次第有始必有卒始勤終多怠故戒之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今王惟曰先王文武既勤用明德綏懷四方夾音協字當作挾古字省或脫謂挾而有之詩使不挾四方庶邦皆朝享作兄弟之國四方來王今亦既用明德作元后用典禮集會庶邦大享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故云是則皇天全付中國

民於其先王有指疆土誠廣大矣肆大也或曰肆字當下屬此言周得天下正如稽田作室陳力在前事今日成務當有以終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惟懋德用以和懌先後迷頑之民使同底于道和謂調適之懌謂懽悅之先謂居前導之後謂從後推之夫能和懌先後迷民則是用悅懌先王受命功力次第至此殷民未寧先王受命未能悅懌之其事為未終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止

止矣必若此監司其民惟曰欲使至于萬年惟王之子子孫孫長保斯民則康叔之功在王室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王都在鎬而文武廟在豐王出入則詣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欲營洛成王述而成之周雖都鎬而巡守會同則於是與宗周對

稱東西都今河南府是也召公既相宅作誥旅王若公告庶殷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成王七年二月也於是成王將營洛自周行至豐告廟先遣太保相宅成王是年冠必以十一月周歲首行禮見廟矣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二月順來其次三月朏月三日也攻治郊社宗廟朝市之位水北曰汭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社位定乃用特牛告天地用太牢告社稷牛二合祭也郊郊類祭新國故用事郊社焉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用賦役之書命庶殷侯甸男諸侯使其長率之長即周公東伯也康誥有采衛遠不供役來享而已丕大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周公作洛將歸政召公率諸侯以禮見周公陳周公攝政王能順周公成周道之事誥告庶殷君臣使咸知之幣玄纁帛取幣稱庶邦冢君四方諸侯咸在也特誥告庶

殷自伐三監至此事始定且遂將遷殷民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元子大子紂為天元子無道天改此大國殷之命而授周今王繼文武受命固惟無窮之美而亦惟無窮之憂祈天永命兢兢業業憂豈有已乎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何其奈何不敬言何為而敢不敬也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後王紂也後民紂之民也方紂之君民懲瘠先王遺烈茲服厥命矣至其

終沈酣昏迷智識隱藏諸病畫在暴虐傲慢淫荒無度也故其民始離惟知保護抱負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告怨無辜往而逃亡越出而又見執殺民窮甚矣天亦哀四方民之至于此極為之擇主其眷命用勉於德者啟先哲王豈不欲救紂民心既去天命隨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此祈天永命真切之論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疾敏速也天之去就如是王必敏速敬德相視先民有夏若禹感德天啓迪之順從之保之如子禹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既墜其命矣面稽言若對面稽察之也

今又相視有殷若湯戚德格至天亦啓迪之至保之湯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亦墜其命矣天之難諶如此文王受天命今沖子嗣必當無遺壽耉指謂周公蓋曰將於此老成人稽考古人之德遵行之況曰更有能稽謀自天乎言周公有天德苟有圖謀皆可稽參則亦面稽天若也此旅王若公本意從子保格保意同文變無別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王雖年少為天元子必承天意以從事其大能和于小民則於今為美碞僭也王為是不敢遲後用顧視畏懼于民情之僭差不得於其上則僭差作矣謂啟民也故王來紹繼上帝自茲服行政教于土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周公稱名答召公遜嫌不敢當諸侯禮見也左氏傳曰王合諸侯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召公率諸侯奉伯見周公略用伯合諸侯之禮周公將復子明辟王且至新邑故不敢當此禮也周公言其作大邑其自是配皇天京邑所以配天也皇矣帝作邦作對郊社之位莫不咸在於是慎祀上下其自時土中布治于四方王其保有天之成命治民今日為休美然王有先務必服馴有殷治事之臣使比附介助于我有周治事之臣裁節其性惟曰其往使歸於道然後王化純被矣此事必在人主王當敬作所作動也念緣而動體隨而動時逝而動事變而動皆動也動必有所自故謂之作所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敬作所也思齊曰雝雝在宫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雖動而未嘗不止也不可不敬德中言之一歸於敬而已殷民遷洛者皆大家固將於此選其賢者服在百僚舉善而教之必使比介有周御事以此為先務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夏殷興亡不可不監而其歷年與墜命則一聽於天不敢容知今王嗣夏殷受其命我亦惟此二國之命承順其功為禹湯之所以興啓太甲之所以繼皆為有功吾則承順之其當聽于天者吾

不敢容心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今初服厥政譬之生子教之必于其初生其智識雖命於天而少成之教則為自貽之也今天於是而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為知今我初服厥政宅新邑故知愚吉凶歷年長短皆於此命之王必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乃在此時智與愚對吉與凶對歷年長與短對而獨言命哲者夫豈可使之愚哉是為師保之功故曰自貽哲命吉凶長短惟天所命耳故曰我不敢知夫既不敢知而又祈焉何也夫子曰丘之禱久矣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亦豈敢殄滅誅戮之用此治民此二語專為殷民驕淫矜夸皆非彝也必惟禮義之迪而人不敢以刑戮威迫之故殷民為難治順古先哲王之有功在民者其惟王居位必在德之首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法古脩己小民乃惟有所儀刑用於天下不即慆淫不施刑辟於王為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承天下人民勤勞憂恤其曰我受天命大當如夏之歷年又當用勿替有殷歷年我欲王能以小民受天永命載祀無夏殷之數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周公既荅召公以作洛之意則又拜手稽首荅其禮自稱予小臣逺其逼也讐匹也民與君匹百君子衆諸侯與其御事也為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也於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勿替引之王終能保有成命王亦有顯名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我非敢勤諸侯禮見受其幣恭奉之供亦奉也言將以供王蓋以太保與周公誥告之言復於王使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召公先相宅周公繼至卜得吉乃遣使告卜遂經營庶殷丕作作洛誥於是周公歸周復子明辟成王留周公事相屬也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子成王也成人矣故稱之曰子復子明君使自為政也必言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如弗敢言王退託有如弗敢然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夫欲及天命所嚮而承之而退託弗敢則時幾逝矣成王能為其事而退托弗敢足以觀德矣非能自得師何以有此基始基之也始基此命安定此命不可不及天心所胤嗣故予嗣太保大相東土復子明辟使成王宅新邑行政化始基作民明辟文武功業至此遂定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師衆也鎬稱京王所居也洛稱師王時會所至

也至春秋遂稱洛為京師黎水關案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漳水流經三縣即潞水也職方冀濩潞漳水東至今洺州入河黎水豈即漳水歟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又案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納貢往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謂之能持滿五行即太行高誘云上黨關也然則周公卜河朔黎水猶以武王嘗有其意歟卜不吉乃卜洛亦武王意也澗瀍二水皆入洛注水經瀍猶有瀆可攷澗不可攷矣卜澗東瀍西惟洛食孔氏以為河南城又卜瀍東亦惟洛食孔氏以為今洛陽將定下都遷頑民故并卜之孔氏所謂河南蓋漢郡洛陽其屬縣也王城不見所出其說自孔氏始春秋王室亂書王城又書成周最後書城成周杜元凱注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居成周敬王徙居成周亦不見所出其說自杜元凱始由是世遂以河南為王城洛陽為成周而於經有所未協故說者又以意通之謂下都為

保釐大臣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久遂獨指以為成周亦無所據也余案東周稱成周猶西周稱宗周也成周洛邑猶宗周鎬京也宗周成周其大名鎬京王之所常居洛邑王不常居時會則居之故又稱王城焉猶今稱行都也虢作王宮于玤晉作王宮于踐土皆以待巡幸故謂之王宮然則王城亦猶是也水經洛水過河南注引孝經援神契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洛水又過洛陽注稱周公所營洛邑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周為千里是則雖桑酈河南洛陽通為周洛邑未嘗析而為二也又案書序成周與春秋成周一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不應不指王城而指下都其為王城必矣春秋書城成周不應與書序異處書序自為王城春秋自為下都必宜矣周人遷殷氏皆大夫士大夫有邑士有田多士曰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用王畿之制土田在郊家邑

在稍是則殷民遷者皆在王城之外各置邑受田必不築一大城聚居之若拘囚之者也故王城宗周析而為二其說始於孔氏成於杜氏皆非也大抵說經當有據詩書王制孟子左氏傳國語可據史記已有不可據者其他傳記尚不可致實則必難據也周公既卜澗東瀍西而又卜瀍東何也周人自郊鄏之內皆為國中方百里澗東瀍西南屬于洛其定為都邑者不能百里故又卜瀍東亦屬于洛跨瀍水東西通其地大名成周又名洛邑王城則故在郟鄏也水經地方七百二十丈其為宮城蓋無可疑者惟洛食蓋洛旁地皆卜之惟南屬洛為吉相視經營皆人謀卜吉乃定定之方中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人謀也又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得卜乃定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王拜手稽首尊師傅也匹配配天休命也恒久貞正有堅凝之意易貞固是以幹事王自以為與周公當共貞此卜吉也拜手稽首以聽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新邑行事祀其首也肇始稱舉周因於殷故曰殷禮凡不在禮文典祀之所未及者皆於此秩序而祀之則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制禮作樂此其始矣咸秩無文言雖小不遺也蓋自作文武廟于洛明堂升配星辰河嶽禘祫烝嘗以至于戶竈行厲酺禜禬祈必皆通於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損益行之是為咸王首政故予盤齊百工使從王自周往洛予惟曰庶有事言俟王所為也今王當即出命曰記功之可尊者以功

之大小為序大功列大祀元大也獨言大祀尊也大祀定則中小皆定矣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惟王此命之出其大要則固曰汝受命厚輔言山川鬼神百辟卿士之有功者當秩而祭之汝必當以厚輔我大視功載定其高下百官於是禀命而行乃汝悉自教之也天子百官承式是為教之若其小大高下行之不以理而以情稍有朋比則佞諛容悅固將自此出其端一啓其往必將如火始燄燄其所灼次敘及之豈能絶乎或曰周公大閲視功賞載籍皆成王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也方俊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載籍置私人於其中又周公教成王七年於此即政而遜以其私人亂賞典無乃畔周公為太早乎諸葛孔明既没而後黄皓始用事若是則成王

有媿於後主多矣又周公以師保為冢宰而成王宫中乃有私人相為朋比恐無此理又本為秩祀非行賞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周公誥召公曰王先服殿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是則周百官不可不自正也然必有所本始王其順常道及撫事如我惟以在周百官往新邑必使各知所趨向就其僚明作有功言各務職業厚大成寛裕則汝永有美譽之辭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周公以師道自居教成王能如我順常撫事則百官為可用此因新邑秩祀遂教成王以君道當如此覩周官之作成王可以教百官矣而周公警策之猶如此禹曰惟帝其難之成王安可以不知其所不及也　公曰已

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殊稱公曰又一事也已歎言之而不盡之意新邑既祀遂受諸侯朝享故周公又教
成王以此事必惟其終也奉上之謂享汝必自盡敬則
能識諸侯享與不享吾心自不能盡豈能知人享不享
哉享多儀儀物非所貴也儀不稱物為不享惟其不役志
于享故閲於儀也凡人所謂不享其事必爽忒且侮慢
既醉曰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
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古字頒班通逋還反頒賜
也班列也書班宗彝字作班則其義亦通孟子若是班
乎頒朕不暇言成王沖子欲登於我列則有不暇成王
之學未能至是也顏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
才欲罷不能豈非頒朕不暇者乎或曰詩魚藻有頒其

首頒符云反大首貌或作盼頒有丈義則周公之德光明威大矣周公言成王頒服不暇必當聽我教汝于輔民彝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皆民彝也百辟之或不享其教之有未至歟沔水曰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孟子三自反卒曰是必妄人是於禽獸奚擇言不復以人待之君子猶以為非忠厚之至蔑勉汝於是不能勉則為不圖其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武王周公為達孝以其能繼志述事也汝能厚叙乃正父武王又能無不順其無克孝可以儀刑天下四方諸侯不敢廢乃命奚敢不享上哉周公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又曰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又曰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皆家人父子間語不獨以師道自居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必敬哉此為我所昭明篤厚哉五典五惇五禮有庸明且厚者也彼諸侯

皆以此寬裕吾民而豈不知敬其君汝無疎遠之使蹈于罪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順周公曰明保予沖子公稱舉丕大顯明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功烈奉荅天命和協恒久四方民居于洛師凡今厚尊大禮稱舉秩序元祀遂咸秩無文公實當任其事此荅初教秩祀意惇宗稱秩即伯夷秩宗也周為宗伯故謂之宗禮宗尊也禮莫尊於祀惟公德明光于天地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敬美迎于平不迷文武之所勤教此荅後教百辟享意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即舜賓四門也周公為諸

俟長乃其職予小子夙夜當慎祀言禮樂政化皆由公而成予小子惟慎主祭祀而已鳧鷖守成專言公尸燕飲福禄集之天下治安無事人君所慎者惟此紂惟不慎故昏棄厥肆祀弗荅周人祀典一歲之中祀之日居多蓋常使人君清明其心齋潔其身日與鬼神接恪共不懈而邪僻自消夫以是正其君使持盈守成焉然必使人君能自如此則有以盡其心不然怠忽生之浸至於謂祭無益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輔我迪德甚厚無不順足者皆荅罔不若予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言予小子退當即辟于周遂命立公後謂封伯禽於魯也四方雖已蹈於治而未定宗禮則亦未能敉寧公之功

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而後公之功順定焉將大公德已勤施於前更當蹈大其後監董我衆士為師為工者大保文武所受命民治之而為四輔師保丞疑也此又荅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伻嚮即有倫意周公本以太傅為太宰至君奭始稱周公為師蓋始居太師之職監百工則仍為太宰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當留安定我往新邑雖言之有不能盡也公功恭肅將大祗敬歡樂言人無不尊敬悅樂公德也然則公安可去我公無使我困哉我固惟無所厭斁其安天下事公亦勿替儀刑則四方世世享其上矣此廣旁作穆穆迓衡荅百辟享意大抵洛誥復辟遂往宅新邑周公因秩祀教成王正百官服殷御事因受四方諸侯朝享教成王先自敬慎威儀以識享不享加恩意親睦諸侯成王一以倚重周公

雖親政留周公監董百工定宗禮居師位勿替儀刑使四方世享其大指如此然成王遂能知所不足知所以自輔必不可無周公虛己盡心乃至於此周公之所以教之者可謂威矣不如是何以為周公惟予沖人弗及知疑亡之證公無困哉公勿替刑進德之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承王命拜而答王言王命予承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于天之四方民於乃先有功烈之考武王弘大朕恭敬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厚與常尊禮殷之賢人治為四方新君作周恭先蓋曰其自是土中治使萬方咸休惟王乃有成功此言新君以恭敬先施之將與

殷之賢臣同自此土中治四方使王有成功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予旦以此多于羣卿大夫於治事之臣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其衆作周孚先成朕昭明子臣王典刑乃盡文王武王之德使之慎殷事此言周公帥百官以忠信先施之共成周公昭明成王典刑慎殷事也此亦為終服殷御事比介周御事之意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孔氏乃命寧句絶非周公言王乃明安我以黑秬黍酒二卣中器言曰明潔致敬文武美享謂告文武此為休美必享也言安我者周公遜留也予承王命不敢經宿潔告文王武王不敢經宿不暇齋也周制九命作伯賜秬鬯圭瓚周公為東伯久矣至此成

王親政始賜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周公又謂王當順厚其叙言事有先後無有不順不厚而遇自疾蓋禍福無有不自已求之者必使至于萬年猒飫乃德如此殷乃能長成言殷民服化也王使殷乃承此叙萬年其長觀朕子成王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成王八年十一月戊辰也史載作洛復辟成王至新邑前後皆可攷周公七年三月至洛經營命殷丕作周公還周經無日月至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復辟是為成王八年伊尹還政以冕服奉太甲歸亳亦以建丑十二月殷正月朔以此見成王即辟亦必以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

明矣春秋書即位必正月王即以此月往洛戊辰烝祭歳事周官司馬中冬大閱享烝則建子之月也又至十二月是為周公攝政七年建丑十二月歳終史特於篇末總其事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其歳月前後皆可攷商周正建雖異而史序事數月必用夏正所以正天時也因烝祭文武廟各加特牲王命作冊也命史逸逸作之書于冊惟告文武立魯侯為公後祭有賓殺殺牲禋告此告也亦有賓殺牲格至言王自命賓至祼太室皆親至行禮重其事也即辟因朝王於豐告文武命周公後因烝祭於洛告文武洛有文武廟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豐廟已如此

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太室清廟封于祖廟故王入太室祼鬯此所謂禋也成王命周公以秬鬯二卣告文武亦曰禋此言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謂告立伯禽也作冊誥冊也王作之韓奕曰王親命之是也以王命書于冊史逸告之故

曰逸誥內史王命諸侯則册命之是也祝册命作誥册親作足見王言之體史皆詳之周公本與太公召公同封皆留為王官今命伯禽為魯侯使之國為周公後則周公為魯始祖而猶食采于周號周公周公傳嫡國于魯庶封邑于周皆特制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氏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乾隆御覽之寶

尚書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說卷六 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尚書說卷六

宋 黄度 撰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殷民之為頑不識天命去就奉武庚為亂動揺天下是為不則德義夫子定其罪與苗民同世儒謂於殷為忠異乎夫子之訓矣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之共主爭衡以此為忠可乎天下未嘗有依違之理也在殷為忠在周為畔是依違也依違則二理矣理隨事為輕重重者立則輕者廢紂為當誅武王為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臣之私忠其能廢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畔而已矣孟子論瞽瞍殺人舜棄天下負瞽而逃親為重天下為輕

其告滕文公以太公避狄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民為重國為輕築城鑿池效死而民弗去國為重君為輕古人立論明白洞達不以利參義故無依違之言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周公以為先王明德之子孫將於是而教帥之書稱于降爾四國民命又稱今予惟不爾殺蓋以為叛上本當誅也成王已親政周公猶以王命誥自三監叛東征至作洛遷殷民事之本末故成王使周公以王命誥終其事焉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自烝祭後遂遷殷民三月至洛稱商王士皆其宗族親戚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漢魏以後革命之際宗族誅戮殆盡三代固無此事然乖阻之端已見於此時本朝受周禪不殺一人誠為盛德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

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順道而告之稱殷多士著其滅亡之餘也弗弔言人事之不至也是愍下民故大降喪于殷致王罰正殷命黜之終猶絕也武庚既誅除殷國立微子於宋殷民始絕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肆故今以繩繫矢而射曰弋天所不畀信無固亂也推亡固存是乃天道使文武有求位之心天其猒之矣惟我下民皆秉心為周天之視聽必因於民天明為可畏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引長逸安天之眷顧有德實欲長安之有夏乃不能承天意自適於安則為天之降格嚮于是夏當其時然不克用帝命大為淫泆有惡辭惟是天始不頋邺無所念聞廢其大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湯即其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四方夏之賢者皆識天命皆達廢興之理皆能以天下為公義安生民為心殷多士為不能進於此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明德恤祀乃能為百神主配天其澤則王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顯也子臨兆

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民祗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天之不畀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小大邦國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于旅皆祭天也祭天而天饗之故曰靈承天有命命我曰割絕殷告正于帝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強留故曰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能言天之所以絕殷者曰惟爾大無法度而

已今我不爾動禍起爾邑謂武庚叛也予亦念天即殷大罪而敢緩縱不正乎武庚雖誅而同亂者無所討正故云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猷道言遷殷為有道也孔氏曰我一人我天子也豈不幸其苟安不動姑務寧息乎天命不當如是也汝自今能遷善改過則定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冊書典籍殷革夏命爾先人有書有籍爾所知也今爾又言夏士蹈德簡擇在王庭有服職事在百僚而今乃不然乃方遷徙

治汝罪周公答其言以為予天子一人惟聽用德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則自紂時沈酗亂德草竊姦宄舍匿罪辜胥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為亂而何德之可稱乎言天邑商蓋合紂武庚之罪於其中如爾罪皆當誅我惟率緩縱矜憐爾故遷汝教汝率猶一切也爾多士無所選用與夏事異豈我罪乎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有天命其能以爵祿私相悅哉武王入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無賢則已有則舉用之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殷管蔡奄為四國伐管蔡黜殷及來自伐奄皆止誅其君盡赦其民是為大降四國民命獨赦其死耳我今乃明致天罰移徙爾使逖遠汙染之俗比近承事臣服於我知所共尊多為遜順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殷民之遷本為有罪也

奄在襄慶曲阜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忿疾于頑則殺爾矣惟不爾殺故我惟是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作洛蓋為鎬京在西四方賓貢不便亦惟從爾多士所當服事奔走以臣於我而興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皆卿大夫之有家者也士亦有祿田而皆不奪其土士田在近郊安寧勤幹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致天之罰刑殺爾矣于爾躬罪人不孥也

然不復能宅邑繼居矣有幹則有繼易幹父之蠱有年年穀熟也爾小子乃興起于善從爾遷洛始孔氏曰反所生誘之得還本土皆術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申勅之也或言謂此命不可常得聞也

周公作無逸成王初即政周公作無逸以民事戒使知稼穡艱難召公公劉詩亦此意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所猶處所也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所其無逸也君子分當逸所其無逸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先知稼穡之艱難身逸而心則勞矣小人依稼穡而生也詩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又曰

播厥百穀曾孫是若成王為知之矣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同畔諺也強悍自用之意誕欺一曰大也不誕則侮言古昔陳老之人無所聞知宋孝武視高祖陰室葛燈籠麻繩拂曰由舍翁得此已過矣是為侮厥父母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每章稱周公曰又嗟歎之丁寧儆戒之意脩身事天治民同一敬也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作起其事間見故或之居喪不言禮也無命令耳信乎陰默絕無聲聞則未之見也言出而民懽悅之言乃雍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孔氏曰祖甲太甲以享年久近為次故在下與又曰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或曰太甲與湯同為不祧故稱祖案史記殷自有祖甲高宗子祖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邵康節皇極經世書祖甲繼祖庚而立歲在壬戌廩辛立於乙未其歷年之世次皆與書合鄭康成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立弟不義逃于民間是蓋賢矣其說或當有所受國語史記容或誤歟皆不可知也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敗性遂以夭年祖伊所謂民中絕命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康功安民之功田功稼穡之功徽懿皆美也道德之容仁義之言其柔其恭何所不美惟正之供貢賦皆有常典也文王九十

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四十七受天子命即位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行有不合於三王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皆勞其心者而皆享上壽世或以思病其心何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中庸曰思誠者人之道心非頹墮腐敗無用之物也聖人之思所為異於人者有思必誠而已是故不邪則不惑不膠則不困不葸則不戱不騖則不誕不詖則不危不曲則不迂不得則思思而得則悅故曰理義之悅我心是故盡心知性則知天矣理性命同出一源蘇文忠曰漢武帝唐明皇皆非無欲者而享國長壽十一而已豈可效乎是也然武帝殺戮至父子不相保明皇流播幾不免雖長壽而累其身且累天下周公無逸稱三宗文王之壽皆謂壽考不忘能興其國家能乂其民者武帝明皇長年何述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一息逸則縱矣況窮日之力乎一息之逸充其至可以為紂紂之迷亂其始亦曰吾姑今日為樂明日止也如水潰隄尚有隙焉激射而往豈能止哉凡為耽樂皆非民所訓非天所若必大有過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訓告講切啓迪也保惠將順也敎誨匡救也譸張誑也幻妄也誨告保惠敎誨之交脩則人無敢為誑妄者於此不能聽則誑妄遂作人且敎之變亂先王正典法無小無大皆變亂之不順人心

人心違怨必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不惟戒逸又教之改過自省迪蹈智哲言行其所知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君德必寬大聞過自脩則怨釋諱過刑殺則怨聚周公之言及此成王豈亦有間可窺歟苟無其事何以見於訓戒之辭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召公為保甘棠巡行聽斷則以太保兼司徒周公為師洛誥監我士師工則以太師兼冢宰召公先周公周公新命也周公本太傅周師保往往兼六卿蘇公司寇畢公司馬皆是不必盡為冡宰司徒也固有冡宰司徒不為司徒司保者冡伯為宰番為司徒是也左右分陜也益稷左右有民是也或曰左右相猶伊尹仲虺也召誥召公錫周公幣益以周公告太平功成且歸老矣洛誥成王留周公周公遂留故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言已所以留不得去之故不獨周公自留且并留召公焉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尊之曰君有土之稱君陳君牙皆然永孚于休終出不祥皆不敢知天難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已歎且言其事曰是在我而已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而弗永遠念天威及于我民無使有尤悔違闕是固惟人耳其或在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恭敬上忽天戒下失民心遏絕散逸前人明德光輝我老在家則不能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天命歸周既不易而又難信若乃一旦墜失其命則弗克

經歷有年嗣承前人恭敬明德矣在今予小子旦亦安能有所匡正尚惟蹈迪前人光輝施于我沖子成王使有所觀法而已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凡又曰皆史官節略之文也寧王武王天雖不可信而我周道惟武王之德能延長之天是以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禮陟配天多歷年所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伊陟伊尹子湯欲遷

夏社不可作書名臣扈蓋佐湯興商伊尹仲虺之儔格天聖人之事巫咸巫賢甘盤巳不能與此亳祥伊陟贊巫咸作書多咸乂山經載巫賢事怪率猶皆也皆惟此陳力保乂有殷殷聖賢之臣多保乂功深故殷升配多歷年所殷郊冥高宗獨稱甘盤不稱傅說甘盤教高宗有成德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天之所以純一佑命有商則實惟商百姓歸戴之王人與說命王人同稱其王之辭也殷王無不自執德章明恤念其小臣與其藩屏侯甸雖至臺輿皁隸奔走服役者皆惟以德舉是用乂其君有事于四方莫不翕然趨之如卜筮之信此言商世有聖賢之臣輔其君其君皆能秉德其內外小大之臣無非德選脩身尊賢之

序也夫是以惟動丕應傒志其民莫不信之言小臣以見卿大夫言侯甸以見朝廷言奔走以見指麾者小臣在內最親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平格言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者而天壽之此謂老臣天使此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老臣保乂殷之後嗣紂天乃降滅亡之威今汝必長念則有心固命其治昭明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可恃紂一跌而亡今周新造其命未固其可恃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申重勸勉也有所斷割而重勉之言商事也武王復受天

命故曰申勸天所以割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躬者蓋惟文王能修德和我有夏亦惟有此五人者能輔相文王虢叔王季子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文王雖聖如其無是五人者更往迭來蹈迪常教則亦無德降于國人矣文王受教五人者即大雅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受教之臣孟子之論本此純佑秉德皆因前言而略之天純佑文王亦如殷先哲王文王亦能秉德蹈道而知天威而惟是五人者大能昭明文王蹈迪顯見覆冒天下升聞于天是時紂猶有殷命其事未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武王之世虢叔已死惟茲四人輔武王尚能蹈道以有天祿後暨武王咸劉厥敵卒其伐功亦惟茲四人者昭明武王覆冒天下大盡舉用惟冒丕單稱德亦與前語相涉而略之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周道未成祈天永命未能如殷譬若游大川未濟也自武王崩予及汝輔相小子至此今在予二人必當共濟小子如未即政在位之時汝大無我責若皆務自收斂含之而去無以勉其不及耇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稍違去就常義與同濟艱難共或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則雖鳴鳥且不聞況能為殷諸臣相其君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乎鳴鳥鳳也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古人不以為異也致鳳非難格天為難天猶可格鳳豈難致乎大司樂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六變致象物及天神人生有聖明之資猶必有所受教之臣而後能格天純佑秉德尚賢迪知天威若中材常主而又無斯人焉敎迪之其何以臻此周公蓋以格天事業自任矣自泰顛閎夭之徒文武舊臣皆已彫落後來者未見其人若周召皆去則成王誠無與居濟川之喻非虛也周公與伊尹不同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去有伊陟臣扈可以托後成王未堪家多難君陳畢公皆不可與於此君陳訓辭可見此周公之所為不可去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君當遂監于此理義此為重也去輕留重文武受命雖美亦大艱難告君以道寬裕我則當留輔後人不使迷惑周召佐文武造周天命未固誠不當去召公明人臣常義周

公以其義稍變故反覆推明之欲使召公以道寬裕我勿拘迫為一切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前人武王布其腹心悉以命汝使作汝民極召公為司徒掌教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其言罔曰汝當明勉配王偶配也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必在誠信乘此大命歸周惟文王德大承無窮之憂恤而慎固之令成王未能為此則民極固未立武王之所以命汝者猶未酬而可以去乎冢宰司徒對立二府其職任俱重周禮太宰六典可見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告汝朕言必信

召公自武王時為太保遂相成王稱其官使知有不得去者成王弗克負荷則師保之責豈容以去位免召公為司徒極末立為保王躬未能自保皆不當去前稱其名為論文武事且將使成王知之故用君前臣名之義後獨稱君不名朋友自以理義相切磋此言欲成文武功業故又稱其名猶君前之義也其汝必能敬以予監于殷之喪亡其事大否我周已受而不能于時保之則天亦去之故念我天威為可畏矣能左右之曰以予欲其相資助也予豈不信乃惟若此誥予惟曰襄我二人襄工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雅曰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為二人方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尚弗能勝天今歸周二人皆不能終其事故為弗勝今天休固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吾與汝皆已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予乎其必在汝克敬德如伊巫虢夭諸臣昭明我俊民使内外小大之臣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弘大是矣讓責也又歎而言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之休我心皆成文王之功在於不怠昔虢夭諸臣能昭明文王之德冒覆天下故今我與汝必輔成王使丕冒海隅出日無不順使乃為吾與汝能自盡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皆有賢聖之臣能格于皇天者輔相之周自周召之後其稱於書者君陳畢公君牙伯冏大略多非受教之臣矣奚敢望殷諸臣事業伊訓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諸書自立政後絶無此作宣王時召穆公保衛仲山甫輔導亦庶幾乎此矣而宣王不克終末年雖仲山甫諫亦不聽豈非諸臣力薄無能任格君之事者乎大

抵人臣無格天之德誠不足以言格君之事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登進聖域成湯文武之業為商周盛王伊周之力也譬若造化榮槁植僵其功力豈常人所能至哉周公觀天意察時變精矣當成王既即政春秋鼎盛四方乂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誥保患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冥化之者多矣由此言之周過其歷豈惟文作武述之為不可及而成王持守之功深矣故嘗以周公稽田之言譬之文武播種立苗成王灌溉養苗立而不養則雖鹵莽之熟不可冀養之益深則其熟益豐故周人祈天永命之功專在成王然則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矣乎人臣常義夫豈足以易之雖然有周公之事業則可無周公之事業則貪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閔憂也予豈不順故若此多誥

予故曰弗永遠念天威越
我民罔尤違其能無憂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太甲克終允德而伊尹去成王
能厥初未見其終而周公留

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叔子
叔沒而後

仲踐諸侯位
事當如是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君[illegible]
百官

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三代常禮成王服終年少未能即政周公遂攝行天子之事通成王服喪凡七年成王旣冠周公始復辟則事之變者攝七年耳書傳或曰周公踐天子位則安也致辟于商殺之于商也管叔親至商奉武庚叛周克商遂殺之蔡叔不死非首逆非差輕赦其死而因之郭鄰地逸書作虢凌郭虢古字通左氏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古東虢國有虎牢城滎成皋縣今為汜水縣屬孟州淮南王曰吳王安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三十六人其地自今為險塞案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虢近管遠蔡管叔去其國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去其國居虢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因乎此以示天下險為不足恃也以車七乘險置守見司險又因反叛之人于此兵衞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馬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蔡叔據險拒周罪豈不當死四國之叛惟殺武庚管叔餘皆不死可謂仁矣而況蔡叔當議親乎殺一管叔已為

傷恩霍叔罪又輕於蔡叔霍叔不用兵迎降或亦是註誤脅從故奪國降為庶人猶三年不齒後復封霍三叔之罪皆以叛誹為流言也史稱流言者為國諱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至親骨肉安得不諱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出臣族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蔡仲自以克庸祗德受封而國用蔡舊名孔氏曰以示戒又曰蔡叔封圻內蔡仲封淮汝之間國語文王詢於蔡原則圻內當有蔡而其地闕不可攷案蔡叔為三監已封淮汝之間用其采地舊名與齊魯燕同封霍亦同封史記可攷蔡叔既失國其國虛置遂以封蔡仲仲字禮五十為大夫稱字庸用祗敬周公攝政以為王卿士舜殛鯀禹為司空周公因蔡叔蔡仲為卿天下之至公也叔卒年月不可考而仲之邦蔡與踐奄皆在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明誅賞以示天下也庶殷不靜自今有能率德改行雖其父

倡亂猶得復封苟怙終不返則六師移之其行事次第如此故多方之終篇曰爾尚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又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是皆非空言也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侯于東土仲自受封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邁行迹使可繼也大雅曰下武維周率武王彝訓是為邁迹自身蔡叔不足法也違王命叛也已封其子而不為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漢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

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蓋識其粗爾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慎厥初正其所發也惟厥終要其所歸也誅惟於其始是故不敢安發而卒不困冒焉行之弗究弗圖鮮不泣岐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必勉乃所當為之績而後可以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遂能康濟小民矣蕃王室和兄弟其猶使懲其父乎好新奇輕變更作聰明者也強任耳目之謂作非得於

所性也自中則其聽必聰其視必明何以作為側言頗邪之言也頗邪之言世未嘗無之視聽詳則不惑視聽不詳無以為聰明作聰明則非中中立不倚其敬矣乎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

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奄淮夷國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常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猶首亂也踐蹂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遷殷民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雖滅其國猶存其君將遷未即遷也存之而未遷若有復其國之意猶欲遷其君非其民之罪也此必有義故周公告召公有書亡今青州博興縣有蒲姑城杜佑通典殷末蒲姑氏居之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所謂營丘其説與書不協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自奄歸自鎬乃誥庶邦還京新號令也誥庶邦書名多方一視天下使同底于善也其實猶告殷民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三月遷殷民於洛誥多士五月自奄歸誥四國多方於是以踐奄之威警動之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

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周公以王命誥猶多士也前此封蔡有命後此董正治官有誥成王巳出號令矣故史官以周公曰冠其工別之告四國多方別出殷侯尹民布宣殷事使天下咸共知之殷侯殷土諸侯也尹民卿大夫以下四國之罪叛當誅因兵威殄滅之夫豈不可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三代無此事也吾為降爾命爾安得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天命去就人主所當圖謀也圖謀天之命而猶弗能久長敬念于祀它何恤焉葛伯不祀湯征自葛始冀以感動桀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天方降格嚮夏夏乃大厥逸無憂戚之言於民棄神之主安能寅念于祀雖平旦之氣嗜慾亡之況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天之啓迪人者至矣人弗克自勉此夏事汝所聞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麗附也民附有德而閉塞之乃大降刑罰崇亂中國甲始也亂自内始自其都邑遂及四方不克善承于衆乃益無忌憚無能大進恭敬而大舒慢于民亦惟其國之貪叨忿懫者欽崇之使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天不畀夏其命純一不可變純古訓大義民賢人也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崇之以位天下皆以為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乂民也夫是謂之義反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為暴德罔後是也天不畀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而不能與之永遠多享南有嘉魚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永于多享也惟桀之恭多士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者食民之力而不能保之其何以享乃相惟暴虐其民至于百端所為大不能開言盡閉塞之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湯能以爾多方代夏作民主得其民也簡擇也古訓大通慎厥民之所附麗而民勸用其義刑義殺而民勸或曰刑用勸言民有所觀法也麗刑皆慎德事殄戮多罪絶惡亦能勸開釋無辜以厲自新亦能勸刑賞利器人主所以運動天下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是故明德之為尚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庸釋夏殷所謂上帝引逸也天豈欲為此無常哉汝君圖天之命而大淫其事瑣屑皆可指摘有辭天是以去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

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當祖伊比干諫紂一克念事必可反自戡黎觀政五年而紂亡天須暇之蓋不惟紂身凡湯之子孫有興者則宜大作民主若紂死改立君事輒不同而終無可念聽者此可以觀天命矣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求爾多方將去商大震動以威開厥能顧諟天之明命者而爾多方罔堪此惟我周王善承于衆克堪用德為神明主天用是教迪我以休祥簡擇畀付殷命尹正爾多方多方之書大要修身用賢事神愛民則為能盡君道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多誥則褻而反覆至此仁之至也孔子曰五誥可以勸仁我何敢若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庶幾乎般先王明德慎罰而其民勸今爾何不推其誠信饒裕于爾多方同底于善而獨為乖阻爾何不夾輔介助乂安我周王享此天命而好為反側居有宅耕有田為濟民爾何不順王熙廣天命而固為凶慝以累政化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迪之屢矣而猶不靜爾心為未愛也言其不樂善求寧而稔惡喜亂故如此爾乃不大安天命爾乃輕屑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常圖其信于正夏商革命一也嗚

條天下歸商無後患牧野天下歸周矣而殷民數動蓋久而後定何也天命為難知也人主淫暴失民必當亡要必有湯武盛德乃能簡代是誠有天命焉太康失天下矣而羿不足與也故少康興厲王失天下矣戎狄不足與也故宣王興幽王亦失天下天下固無可與者而平王亦不足以興由是周號名僅在而天下分離凡此皆天也是故殷民欲私留天命而屢動惟天不畀純豈可復反哉夏事去古未遠人心皆識義理知天命殷民蓋私心勝矣淫酗之習姦宄之行皆未能自克是以黨亂醜正求便已事夫豈純以舊主之故哉殷多士之所以亡殷祖伊箕子之言可攷也或曰殷民感殷德澤不服周非周公善應殷必復興非也此以漢事言之也王莽篡漢暴虐失民猶羿浞戎狄也光武有濟世之才因民心思漢而復興猶少康宣王也文武有盛德受天命以大義誅紂取天下武庚受周爵嗣殷而稱兵鄙周正名定罪為叛其助之者皆嘗與紂為惡周克殷赦其罪

不殺令復反周蓋皆叛黨也豈有以叛為名而能興者此與漢事為不同大抵合理義順民心時至幾得則為天命雖合理義順人心而無時無幾猶不可以言天命而況理義人心之皆失乎周公善應誠然矣後世則亦一舉殺之而遂定耳何用自為紛紛至此哉故論三代事而參以後世成敗則豈能當理殷亡去就之際惟箕子微子為識天命論殷周取天下惟孟子為知天命者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懼也要囚殄戮人所懼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

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專為遷洛多士也告有方多士乃及殷多士使皆自新與四方同被王化也監察也爾奔走臣我我監察汝五年矣周公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於是置監至此五年遷洛猶以罪今當盡除釋之使與四方多士一同胥相伯長節級相長故曰胥伯或曰胥亦長也周禮胥為什長殷民遷洛皆大家有邑者工下相臨長或小或大皆正民之官爾所為無不以法為的求自中如其自作不和修身之闕也爾室不睦齊家之

失也爾皆當和之身修家齊而後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矣爾何尚不忌凶德爾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簡閱于乃邑謀介助者家邑自選其治民之官三代之法也爾尚自是洛邑力畋爾田安業從化天將畀矜爾我有周固亦惟大介助賚予爾蹈道者簡在王庭尚力爾事則服在大僚始殷多士言夏事為然周公曰予一人惟聽用德當其時方以罪從未遽許今既盡赦其罪固當選賢與能與有方多士同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爵後刑皆特出王言臨之爾猶不克自勸信我命爾亦則惟不能享其上不待智者雖凡民皆言其不享矣惟放逸惟頗僻大遠棄王命則為探取天威此不獨殷多士蓋雖多

方有不享其上行法亦當如是也離逖爾土用三苗故事不得居中國迪簡服大僚則曰天畀矜爾離逖爾土則曰致天之罰有一不合理義皆非天道臨之以王言訓之以天道其嚴乎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惠迪吉從逆凶皆天命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是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故紛紛至此非予咎

周公作立政外治略定內治不可不謹也周公之法度備矣而其要在得人非其人則政無由而立也昔者文武用人效為可知矣成王用人將自茲始桀用暴德而夏亡湯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是以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紂進暴逸而殷亡文武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則今成王宜知所取舍矣此立政之大指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拜手稽首告嗣天子致敬以入其言也成王王矣知人則哲能官人安可不自勉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咸戒悉以其事戒王也王之三公分陜為左右而治諸侯曰二伯九州之牧亦曰伯左右常伯為二伯實三公也常任六卿任事者也常伯常任皆謂之常是故必用常人也準正也準人正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百官各有正謂之準人有準繩之義馬伯任準三宅也綴衣帟幄幕人掌之虎賁掌先後王而趣王在國則守王宮皆親近王者其下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乃推廣言之伯任準皆大僚綴衣虎賁趣馬攜僕雖小而近孟子曰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王誰與為不善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休美恤憂美此知恤者鮮矣不恤甚者桀紂幽厲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人迪此者惟有夏室猶家也競強也自禹平水土建國立家其制始詳卿大夫各大強於為善以傳世工之人招呼其俊傑而用之位為天位祿為天祿職為天職用賢則為欽崇天道用不肖則為厲播天命卿大夫有家大競於夏時至殷始明從梗化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九德臯陶以告舜其相禹也則以告禹臯陶允迪厥德是為迪知忱恂皆信也身親行之知識愈明而能信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迪知忱恂乃敢以此告教其后非苟言之也臯陶拜手稽首告禹曰今君天

下矣必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如是而為盡君道事即常任也不出伯而出牧伯統牧事體本同而六卿常兼三公也人主自不作德奚能知人任用君子哉其謀義其稽面必用大順德而後能宅人面謂覿面而得之也面相對而稽不至其失之者多矣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暴德為無義民暴亂姦宄居於民上無義甚矣桀惟弗自作德故往任皆暴德殄絕其世往任任使往往任其事也舜曰往哉汝諧汝往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越於陟陞釐福耿明也成湯自諸侯陞天子位是為大福上帝光明之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即就也就其所宅而皆得入也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俊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既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僧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為未艾也湯嚴敬惟大可為法故能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則協和其邑其在四方則大法其可見之德京師諸夏之本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古說受德紂字未可信德暋句絕德暋凶德也受之德厥強為惡惟進刑餘暴德之人同居其國逋逃主也乃惟衆習過德之人同為厥政四方多罪為大夫卿士也乃有繼之辭惟同居于國者皆暴德故同為厥政者皆逸德也天是用敬罰之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

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帝既罰殷乃使我有此中夏一用商之所以受命者命周使奄有天下而治萬姓亦於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已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用曉然見之而其為知人之哲則一也伯亦長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立政任準牧為三事表出之準先牧內外之序也小尹小長趣馬之類是也校人馬官之長乘馬一師三乘一趣馬趣馬又自為馬師長故曰小長左右攜僕在王左右攜持器物者小臣隸僕之屬府治藏之官百司各有

府大都小伯互文畿邑小大之宰也藝人巫祝工之屬以藝事人者表對裏裏外皆有百官表臣百司家都之諸臣也太史史官之長掌典法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尹正伯長凡官皆有正長太史特出太史重也史亦以藝事人太史異矣故特出趣馬小尹舉毕以明尊太史尹伯舉重以見輕首任準牧終太史立政大體可見此為宮府都鄙之官庶衆雖衆必常以吉士故謂之常人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大國三卿亞貳旅衆夷狄微盧內屬如禹貢萊夷和夷烝其君也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此微盧獨見餘或自置長不全用中國政令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穀熟縣北亳拱州考成縣亳殷河南偃師縣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此為邦國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人主用人心術形馬范正獻謂唐德

宗性與小人合此為知本之論立政用人必先自治其心此禹安汝止幾康弼直之訓也克厥宅心故能立此常事與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為之立此常事即常任也不出準事立職舉從可知也周公作君奭歷言商周賢君皆能秉德而後其臣乃能以德稱此其有望於成王緝熙光明之學為切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庶言謀謨復逆也諸侯春朝圖事夏宗獻謨庶獄獄訟也庶慎糾禁也皆有司之事人君豈能以其一身兼治之哉任治內牧治外一體事任均故曰有司之牧夫或用或違皆惟有司牧夫是順此皋陶賡歌叢脞之訓也庶獄庶慎文王心罔敢兼于茲庶言則猶當自朝廷關決故再出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此丕丕基越於敉安殄三宅無義民為不義文王克用三宅三俊是為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書至孟子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容德皋陶翕受敷施箕子惟皇作極也舜侯明撻記禹遂有傲虐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容德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此容德也然此最為難失已失人皆能眾德謀從擬之而後動議之而後言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立政終篇之訓三宅心一也罔攸兼二也容德三也皆立政切務堯舜之盛德

亦惟怠荒叢脞傲虐之害治也周公舉以告成王矣而又有所當戒者故又提振之歎而言曰孺子今王矣必當盡君道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能灼知其順於道乃大使治其事相助我所受民和協我獄訟糾禁專任而責成功則勿有間之此尤其切者故又特言之一話一言必終惟成德之彥是訓定以乂我受命民如是則為勿有間之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凡我所受于古今聖賢人之美言已悉告孺子王道在是矣又歎而言之戒之切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繼自今文子文孫言將傳諸子孫非獨王當務此也庶獄庶愼惟正使治之則不誤矣則克宅之使居其位也克由繹之遂與之紬繹所行之事也玆乃俾乂任之專也國立政必勿用憸人不順于德是無能顯明於斯世此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舜庶頑讒說之戒也夫灼知厥若必勿有間之而善間君子者必憸人也故周公摭實而敎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申言之戒之切也其惟吉士召公卷阿亦若斯周公召公之言常相表裏皆感德老臣之言勱勉相助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自今文子文孫與孺子之所以王者其道不改也始庶言庶獄庶慎中庶獄庶慎末庶獄獄關繫治體為重也責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一人之獄而後為治道之成此皐陶刑期無刑之效也周公推明文王明德慎罰使康叔宣行於庶殷行牧伯之職也其或詰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敢不服覲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則亦牧夫之職小刑肆之市朝大刑陳諸原野兵刑本一職舜命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一職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又歎而言之不止於三致意也常人吉士有常德者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新奇詭異譏殄震驚皆非所當用小之刑罰僇辱大之兵戎征討皆由此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公又慎其事而言曰立政必求常人太

史司寇蘇公其人歟蘇公名忿生為司寇兼三公太傅下行太史之事式用由獄獄之所由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皆獄之所由也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式敬爾由獄也長我王國三公也立政終於勿誤庶獄責之牧者布宣於天下也式敬爾由獄反之於司寇蘇公者推本於君德也怠荒叢脞傲虐譊佞之當戒不敢一日不謹也蘇公於此用有慎條列用中罰中平也不輕不重所以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今孟州温縣蘇公邑春秋狄滅温温子奔衛蘇温二名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黜殷微子之命序已見滅淮夷成王政序已見又見於此者書言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疑又一時事故此復出見撫巡即自黜

殷後至踐奄也書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周之官制其詳在周禮其要在書洛誥言未定于宗禮宗禮專為稱秩元祀其實吉凶軍賓嘉五禮必相因也六官分職治教禮政刑事必相須也然則周公惇宗將禮制度遂定成王於是董正治官以推行之稱周王一王號令由是行乎天下也巡侯甸言自豐至洛遂伐東夷用天子適諸侯之名非時巡一歲徧至方嶽也周九服此六服夷狄與中國禮節不同也六服承德

而後董正治官制度於此頒行不容或有阻閡也禹建正長行井法苗頑弗即工故征苗周畫六服頒禮樂制度而淮夷不式王命故伐淮夷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譬若五穀養生無績效可見已亂而救之已危而持之譬若藥石伐病雖有績效可見而傷和伐性多矣此非明炳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忍之者也故臯陶有兢業之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隨事損益百揆四岳皆居内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二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故庶

政惟和內外一體故萬國咸寧夏商事漸多置官亦稍廣隨時之宜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雖建官多寡不同必皆務得人不肖幸容則其事廢矣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周公立政固曰文王克厥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祗勤于德是為克邁周公之訓矣祗勤于德修身也前代時若稽古也傅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蘇文忠曰國之道為經而政事緯之臯陶之陳謨箕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臯陶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此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

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必備惟其人才難寧闕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師傅保有太有少豈所謂三宅三俊歟故謂之貳公六卿皆有亞貳或稱少或稱小孤與卿命秩同而高於卿故稱孤寅敬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擾馴之神人瀆則亂故治之使辨上下嚴則離故和之使通此禮樂中和之敎也六卿分掌六師而軍政一聽於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赦宥暴亂必刑之矣司空事官而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農為詳圃囿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農圃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敎典在司徒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自王國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為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彷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遹後見於經者成岐陽之蒐康酆宮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

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孔氏曰有官君子大夫已上非也是蓋大夫已下大夫以工為卿其下戒爾卿士別出洪範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此師尹也合正長亞旅皆訓之故曰凡我有官君子各司其屬侵官為冒離屬為姦皆為不敬令出必行而其不善則亦必反亟出亟反則其民惑是故出之必慎既不可行又不肯反其遂之乎私害政體一人懷之千萬人怨之公則悅以公滅私自克也先王官皆

以學選鄉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成均使之脩德學道是也學古乃使入官故能議事以制事之本末源流必學而後知之知其本末源流乃能議而制之不然何所裁節迷冥而已周公之法詳矣而官司猶使議事以制不盡倚之於法也雖然必有典常為之師苟無規矩準繩則放矣利口即辯口讒說也變亂是非眩易名實皆利口者之為也利口能亂官張釋之所以諫文帝也是非不能決皆藏之於心是謂蓄疑蓄疑取舍不定必敗謀蓄疑不明怠荒不敬皆不學之咎不學豈但蓄疑怠荒而已必且闇然不睹牆之裏莅事徒紛紛焉耳此庶官之戒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卿士六官之長也功無志不立況能崇乎業非勤不成況能廣乎不克果斷病在暗弱始苟容之其難在後驕侈生於德之薄也恭儉本於德之盛也其恭不侮其儉不奪皆非聲音笑貌能為之也載偽而行前闕未蓋後失復彰心勞而日拙矣雖然拙猶可也巧益難救休安詩曰良士休休或曰美也充實之謂美弗畏入畏惟其驕也不和政龐惟其各也事非一人所能自為也為人長而自居其功何以盡人之心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為能其為不任觀其所稱舉可知矣三代官屬皆舉於其長此長官之戒也周公作立政敎成王以官人之法成王於是作周官凡立政之受敎於周公者皆出以訓迪百官為長為屬曲盡其理息荒儉利柔闇吝驕昏迷飾偽無非學問進德之闕成王量已待人為甚悉矣蓋庶幾乎禹湯文

武灼知克宅之事周公迪教其功可睹此周官所以次立政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三公不敢訓也故以終篇同百官勉之朝廷治則萬邦承德無厭斁夫是為端本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東夷淮夷不曰淮夷而曰東夷周始開東略也巢伯來朝南略肅慎來賀東略因伐淮夷東方夷國始修朝賀之禮周官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此則番國皆稟號令矣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即古肅慎貢楛矢石砮在夫餘東千餘里榮國名芮伯作旅巢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不親命此皆典故賄幣賜謂之賄其禮簡矣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也書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故作書紀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禮也周公欲葬成周謙不敢當之意成王作書獨紀葬何足垂訓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德業固有以啓迪沃丁矣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獨欲遷奄君而未果今遂遷之是為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故成王因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其間必述周公功德成王憑藉敬保之意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君臣際會克終難矣春秋書崩薨卒葬皆著其終也書獨紀伊周之葬則又與常人不同奄君怙終不悛故卒遷之書亡畢在永興長安縣社中

尚書說卷六